



中华艺术宫的上海市第十二届书法篆刻大展现场，复原了唐朝传世名画《调琴啜茗图》场景。

为一个建构诗意的过程——其每一件展品，都是穿越了时空来与观众相见的，每一件展品都有话要说，所以，观众不妨调动全副感官去体验，任凭想象力飞驰，纵横上下五千年。

文物附着了旧往的记忆，保留了祖先辈生存的痕迹及炽热的感情；由此，它们从不是孤零零的藏品，而是鲜活的生命。它们透露的真相与细节往往比文字更加客观、立体，而我们在惊叹于它们的“美”和“价值”之外，能否俯瞰沧桑波澜，解析深层内涵，领悟得更多呢？



物质文化与“拜物教”



曾拜师沈从文、宿白的文物专家、考古学家孙机，于数年前出版了《中国古代物质文化》一书。该书似乎为上述疑问提供了颇为详尽、耐心的答案。

普通人眼中的历史，大抵诸如唐玄宗与李白、钱谦益与柳如是；但是，李白写诗所用的纸、唐玄宗梨园做戏所用的道具、钱谦益寄寓的拙政园和柳如是的书画等等，同样不容忽略。这些纸张、戏曲道具、园林和书画的背后，还有更多的脉络，能够反映时人的“三观”与审美，其皆可统称为——“物质文化”。

“帝王将相”的传说通常充满英雄气概、浪漫元素，而“衣食住行”“艺术娱乐”的历史，相比之下多少显得细微、纤弱。不过，日常生活才是构筑一切宏观叙事的基础，精神需求才是

人类螺旋式上升的阶梯。“人”虽没了，“东西”还在，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与博物馆的有序陈列，它们甚至“开了口”，补充了单纯文字记载的不足，纠正了不切实际的想当然与谬误，何其不易！

博物馆的“物质文化”研究，为国人呈现了另一个不同于“历史文献”路径的家园形象，上古往事，繁华旧梦，市井烟火，一目了然。2008年、2009年以来，国家一级博物馆开始免费开放，政策上的资金扶持，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鼓励，使得参观人数一路飙升。来访者多了，口碑变得更重要了，展览的数量和质量因之“水涨船高”，逐渐形成良性循环。

然而，热门文物前人挤人，玻璃展柜外忙自拍，大众这一轮对博物馆空前关切的疯狂热情里，有没有需要警惕的部分？

不少人去博物馆探幽寻奇，总难以避免朝圣的心态、追慕风雅的情绪，不知不觉地，陷入了近乎马克思所说的“拜物教”概念。大家会人为地将一件物品抬升到很高的仰视角度，视其为旷世之宝或高贵身份的象征；但实际上，感慨之余，我们尚需要把文物还原为物品，用一颗冷静的大脑对待、思考。

不必去想这些“物质文化”在拍卖行里值多少钱、市场价格几何，不必因为某位名人把玩过某件器具就倍感崇敬。保持平常心，与文物“平起平坐”，通过“见证”与“联想”获取重建历史、透视历史的能力，应该是每个合格的参观者值得提前修炼的课程。